

# 年画

□贺东杰

进入腊月,年味渐浓,说到过年就不得不提起对联、福字、压岁钱、年画等中国传统过年的象征符号,如今别的东西还好,只是年画已日渐式微了。

年画就是过年时张贴悬挂的用以装饰环境、祝福新年的吉祥喜庆的中国装饰画,在诸多新年符号中民俗特征明显且年味十足,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体裁,其渊源可以上推至秦汉或更早的驱鬼、辟邪之类的守护神门画。在科技尚不发达的古代,人们借此寄托趋吉避凶、平安顺遂的愿望。年画名称有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,宋代称“纸画”,明代为“画贴”,清代称“画片”“画张”“卫画”,直至光绪年间方才定名“年画”,也就是只有过年时才买卖才张贴的画。

我小时候年画非常流行,家家户户必不可少,新华书店是销售主阵地,书店门前那宽阔的台阶就是专门为卖年画留的,墙上挂满年画,地上摆满年画。那时的画面内容多是样板戏、伟大祖国建设成就等,我就是从年画上认识了李铁梅、李玉和、杨子荣等人物,熟知了《林海雪原》《红灯记》《杜鹃山》等故事。等我再大些,传统年画内容更多,也不再只有书店一家卖。

进入腊月,县城西大街和邻近的几条小街上摆满了年画摊。那时候我喜欢一家家看过去,满眼都是大红大绿,明快亮丽,未曾走近便感觉到了热闹喜气。每个摊位前都热闹至极,围着许多人,一来看画,二来听唱。卖画的大多伶牙俐齿,手里拿着不同的画,嘴里唱着不同的词,一家赛一家卖力地招徕顾客。可惜时光久远,那时年纪又小,那些唱词没记住多少,只是记得零星几句,“画儿又鲜亮纸儿又白,才打武强逗来。来回磨喽两脚泡,不知道能卖不能卖。揭着,揭着”。这个“揭着”意思是画都在地上擦着,卖时得一张张揭起来,“揭着”就是你快买走的意思。

我在人群中钻来钻去,在每一个摊位前流连忘返,一张张年画看过去,哪张都不愿放过。这一张门神威武,秦琼尉迟恭持铜执鞭,怒目而立;那一张老寿星笑容可掬,拄杖站立,鹤鹿围绕;这个摊上的胖娃娃怀抱大鱼惹人喜爱,这是经典的连年有余;那个摊上的粗看是三个娃娃头脚相连围成圆圈,仔细看却是6个俯仰不同的娃娃,构思巧妙,令人称奇,这就是有名的“六子争头”。你有麻姑献寿,我有天官赐福。再看还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、武松打虎、孙悟空三打白骨精、大闹天宫、桃园三结义、三英战吕布、金陵十二钗、苍鹰骏马图、老鼠嫁女图等。还有许多戏出年画,一张画分成多个小格子,把一出戏浓缩在经典

的画面和简洁的文字里,杨家将、群英会、盗仙草、宝莲灯等。小的如灶君像仅有尺许,大的中堂画高可四五尺,既有单张画也有四条屏、八扇屏。

一趟街看下来大饱眼福,直看得眼花缭乱,满心艳羨,恨不得哪张都买回家去。可掂掂手里那攥出汗的毛儿八分,心想听唱不花钱,看画不花钱,逛热闹不花钱,为何不多看会儿呢?就又继续一路看下去了,从早上出来直转到快散集了才选中三两张。看着卖年画的麻利地一卷、用报纸条一裹、用皮筋一套,然后交到我手里,心里才踏实下来,小心翼翼地捧着回到家,仔细放好,要等到大年三十才贴,这期间不知要打开多少回,看了又看。

盼啊盼啊,终于盼到大年三十,不用大人吩咐,赶紧先打糰子贴对联,随后就是贴年画。挂好中堂画,在墙上选好位置,把心仪的年画贴上。红红的对联,绚丽的年画,顿时感觉老屋陈旧可气象一新,那一团喜庆之气洋溢而出。连年有余吉祥喜庆,六子争头妙趣横生,历史故事引人入胜,风光奇景令人神往……白天看不够,晚上躺在炕上也要盯着那熟悉的画面看了又看,把那熟知的文字念了一遍又一遍,至今那些经典画面仿佛仍在眼前。

年画上满是人们最朴素的愿望:安居乐业,生活富足,风调雨顺,生意兴隆,健康长寿,子孙满堂……画中都充满了盈盈的笑意,小孩子健康可爱,老人慈祥硬朗,人人都有新衣裳,房屋宽敞明亮,器物完好无缺,处处洋溢着生活的富足与吉祥。观之感觉自己也脚步轻盈,心神舒泰,感觉这就是年了。

年画集结了天下的喜庆,契合了过年的欢快热烈,呈现了节日的明艳亮丽,把年把时光装扮起来,使那时的我对未来充满了无限向往与期待。

我年长之后对年画有了更多的了解,它有门神、吉庆、风情、戏出、符像、杂画等几大大类,堪称民间社会生活百科全书。尽管不同地区的年画有着不同的格调与魅力,但都少不了年节装饰所需的色调与气氛。

我也知道了传统年画多是木版水印,全国有多个著名产地,天津杨柳青、苏州桃花坞、山东杨家埠最有名,咱这一带多是武强年画、杨柳青年画。其实我们这代人记忆里的年画大多是机器印刷的平版胶印纸画,传统的木版年画已经少有人亲见了,我遇到的木版年画也只有灶王爷、门神等寥寥几种了。

年画一直兴盛到上世纪末,随着时代的变迁,年画如同挂历一样渐渐失去了往日的风光,过年贴年画的民俗也离我们越来越远。

# 过去的粮市

□葛海军

以前的农村集市上有粮市,以调节农民的粮食余缺,方便购销。那时赶集经常看到街道两边摆满各种农副产品,几乎都是直接放在地面上,可谓名副其实的“地摊”。熙熙攘攘,人来人往,你挑我拣,讨价声、叫卖声不绝于耳。

粮市这边,高低、粗细不等的口袋像错落有致的烟卤,踞在高低不平的地上,敞着口排列在街道两边,供买者挑选。卖粮食的人站在口袋后边,或蹲或坐,也有凑

到一起聊天的……粮食口袋材质大多是自织纯棉布,有的还打着补丁。也有麻袋,那个年代麻袋多属商家专用,普通人少见。记得那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,守着一个用特别粗的线织的又厚又挺实的口袋,口袋磨损严重,里面装着山药干。

粮市卖的都是当地的普通产品,有芝麻、玉米、豆类和山药干等。当然不只有人吃的,还有饲料,比如猪吃的粗糠等,主要是麸子、茎叶、蔓粉等几大大类。

当时卖粮食有的是急需用钱,有的是自家产的有富余,有的是把麦子或玉米卖掉,换成山药干和更便宜点的粮食,以使一家人接上秋粮。

买粮的人腋下夹着口袋,掂量着兜里的钱,走来走去地询问价格。粮食的品质不同,价格也大相径庭。买粮的多为那些人多地少的家庭,也有远道而来的山区农民。有时也能见到城里人来闲逛,他们衣着干净讲究,爱买些农副产品,有时顺便买点高粱豆作为鸟食。

价格谈拢了就开始过磅。旁边有铁质的地磅,磅下面带有4个小轱辘,移动起来很方便,是市场管理部门专设的公平秤。过磅人在手撕的白纸条上写下重量、单价、总金额和应交的管理费,用复印纸垫着,交易双方各执一份,根据分量多少收费。

时过境迁,现在的人们买粮食比过去方便太多了,但过去的粮市却烙印在那一代人的心上,至今回味无穷。

# 年糕

□邱振江

小时候我总分不清大米和糯米的区别,那时吃粗粮是常态,只有过年时才能见到米。每次母亲淘米时,我都会抓着米喊:“要蒸大米糕了!”此时母亲总会纠正:“是糯米,不是大米。”

母亲纠正多次仍然改变不了我的胡乱叫法。在粗粮搭配细粮的年代,糯米不多见,糯米糕放在锅里蒸或者丢入清汤里煮都是不错的吃法。

那时在我们老街上好多婶婶都会蒸糕,张婶不会配料,出锅的糕发苦,侯婶蒸的糕火候不行,松散没有黏性,我母亲做的糕最好,不用尝,隔着墙就能闻到纯正的香味。

一进腊月,老街最隆重的莫过于蒸糕了。全家齐上场,磨粉、淘米、烧水、上笼……到了关键环节,别人就都闪开了,母亲边干边说,面不能马上蒸,得先用水搅和捏成团,太干了容易漏气,太湿了又上不去火。面团在屉上蒸着,水烧开了才可以再撒面。据说这些复杂的技艺是母亲从她娘家学会的。

大约一个时辰后,灶膛熄火,锅灶冷却,把一块湿布摊在锅盖上,两面金黄、松软的年糕就出炉了。我们拿着碗,早已按捺不住了。轮到儿时,母亲说:“你不用碗。”我迟疑,母亲说:“你天天在邻家蹭糕吃,糕黏性大,我怕你吃多了坏胃。”我有些不服,赶紧向二哥求救。二哥扭头笑道:“你不差这一口,你多溜达两家就够了。”

按照习俗,糕做出来邻里间要相互赠送。会蒸糕的无所谓,不会蒸糕的玉珍嫂子最激动。她是我隔壁新进门的媳妇,不会做糕很正常,拿到别人家给的糕也舍不得吃,先藏着,等嘴馋了才拿出来。她人漂亮却不会做糕,见到周围人总是低着头。我母亲做蒸糕时她经常过来学,母亲手把手地教她。

那年我考上了离家十几里的镇中,经常想家。那天我看到学校食堂玻璃上贴着一张红纸,供应枣年糕和豆年糕。即使不贴告示我也闻得到,我欣喜地手托年糕慢慢品尝,像是品尝着故乡的味道。

多年后,母亲也不再蒸糕。老街来了更多的新嫂子,她们也和玉珍嫂子一样漂亮,也不会蒸糕。老街也成了小区,年糕也不只是过年才有,平常的日子里也随时能买到。

有一天,我在楼下遇到一个卖年糕的农妇,她有着一张沧桑而慈祥的脸,她的糕做得很正宗,给的斤两也很足,临了又多给了一块,说:“老手艺蒸的,很好吃,吃年糕年年长高……”

熟悉的话语猛地撞痛了我,刹那间我又想起老街,想起母亲,想起唇齿留香的年糕……



插图 四月